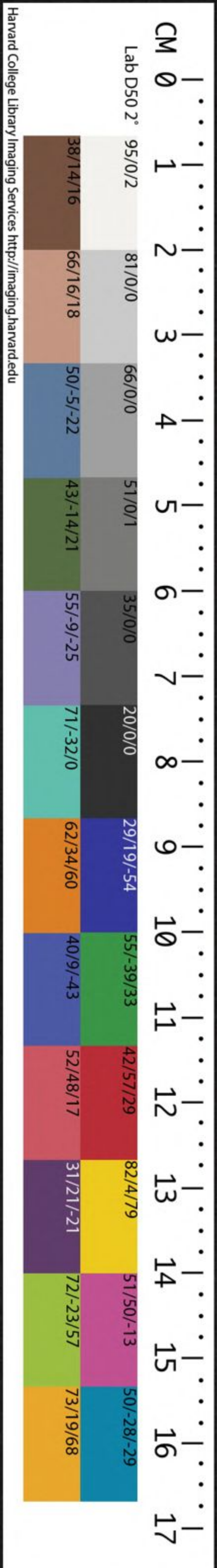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SEP. 28. 1956

4

T2527/7402(4)



戰國策第五

楚

宣王

齊楚構難，宋請中立，齊急宋，宋許之。子象為楚謂宋王曰：楚以緩失宋，將法齊之急也。齊以急得宋，後將常急矣。是從齊而攻楚之，未必利也。齊戰勝楚，勢必危宋，不勝是以弱宋干強楚也。而令兩萬乘之國，常以急求所欲，國必危矣。



急宋猶言迫脅之與下文方合注告急於宋非謂宋宋字補

簡妙

齊急宋非失策蓋以分楚力也楚兩敵則不支故亦欲止宋非畏宋也

將法齊之急言楚今亦結於宋也干強楚也者以助齊故將犯楚之怒也

王不如之王元
作里姚本作王

圓健之甚

以割趙一本以
溪割趙姚云有
楚之有劉作知
一曰見有二字
上下相易為是

邯鄲之難。昭奚恤謂楚王曰：王不如無救趙，而以
強魏。魏強，其割趙必深矣。趙不能聽，則必堅守。是
兩敵也。景舍曰：不然。昭奚恤不知也。夫魏之攻趙
也，恐楚之攻其後也。今不救趙，趙有亡形，而魏無
楚憂。是楚魏共趙也。害必深矣。何以兩敵也？且魏
令兵以割趙。趙見亡形，而有楚之不救已也。必與
魏合，而以謀楚。故王不如少出兵，以為趙援。趙恃
楚勁，必與魏戰。魏怒於趙之勁，而見楚救之不足
畏也。必不釋趙。趙魏相敵，而齊秦應楚，則魏可破。

也。楚因使景舍起兵救趙。邯鄲拔，楚取睢澨之間。

趙成侯二十一年。魏拔邯鄲。強魏使魏為強也。共趙如與魏共攻之。害趙之害也。有楚之不救已者，雖有楚而不見救也。應楚言乘此起兵耳。非與楚合也。

江乙為魏使於楚，謂楚王曰：臣入境，聞楚之俗不
蔽人之善，不言人之惡，誠有之乎？王曰：誠有之。江
乙曰：然則白公之亂，得無遂乎？誠如是，臣等之罪
免矣。楚王曰：何也？江乙曰：州侯相楚，貴甚矣。而主
斷左右，俱曰無有，如出一口矣。

遂猶戒言。豈得不成白公之亂乎。以其不言人之惡，故臣下皆得免罪也。主斷謂其專決。皆曰

無有是
不言其惡也

食我一作啜我
猛虎在山藜藿
不窮國有爪牙
之臣鄰國畏之
宋相司馬而遼
人戢兵是也人
主當問其人何
似不當論地方
之畏與不
妙絕

荆宣王問羣臣曰吾聞北方之畏昭奚恤也果誠
何如羣臣莫對江乙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
狐曰子無敢食我也天帝使我長百獸今子食我
是逆天帝命也子以我為不信吾為子先行子隨
我後觀百獸之見我而敢不走乎虎以為然故遂
與之行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獸畏已而走也以爲
畏狐也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屬之
昭奚恤故北方之畏奚恤也其實畏王之甲兵也

猶百獸之畏虎也

昭奚恤與彭城君議於王前王召江乙而問焉江

乙曰二人之言皆善也臣不敢言其後此謂慮賢

也

慮猶疑也。著書者因江乙不敢言其後之言而
斷乙之心。既曰皆善矣。又曰臣不敢言其後。是
猶有可言者而不敢
言。欲使王疑之也

江尹欲惡昭奚恤於楚王而力不能故為梁山陽

君請封於楚楚王曰諾昭奚恤曰山陽君無功於

楚國不當封江尹因得山陽君與之共惡昭奚恤

一本又云
見畏者君威也
君不用而威亡
矣
姚云一本更有
言其後三字

故為山陽請封。蓋知其無功。奚恤必諫。而山陽怨。可與為黨耳。

魏氏惡昭奚恤於楚。王楚王告昭子。昭子曰。臣朝夕以事聽命。而魏入吾君臣之間。臣大懼。臣非畏魏也。夫泄吾君臣之交。而天下信之。是其為人也近苦矣。夫苟不難為之外。豈忘為之內乎。臣之得罪無日矣。王曰。寡人知之。大夫何患。

魏氏疑即山陽君。若苦猶惡也。此指江乙。

江乙惡昭奚恤。謂楚王曰。人有以其狗為有執而愛之。其狗嘗溺井。其鄰人見狗之溺井也。欲入言

妙諭

意精語峭

之狗惡之。當門而噬之。鄰人憚之。遂不得入言。邯鄲之難。楚進兵。大梁取矣。昭奚恤取魏之寶器。臣居魏知之。故昭奚常惡臣之見王。

有執言善守。溺去音。

江乙欲惡昭奚恤於楚。謂楚王曰。下比周則上危。下分爭則上安。王亦知之乎。願王勿忘也。且人有好揚人之善者。於王何如。王曰。此君子也。近之。江乙曰。有人好揚人之惡者。於王何如。王曰。此小人也。遠之。江乙曰。然則且有子殺其父。臣弑其主者。

快

功元作地

叙情事委曲有致

以色元作而色

姚云奈何下曾本有江乙曰字

而王終已不知者何也。以王好聞人之美惡聞人之惡也。王曰善寡人願兩聞之。

江乙說於安陵君曰君無咫尺之功骨肉之親處尊位受厚祿一國之衆見君莫不斂衽而拜撫委而服何以也。曰王過舉以色不然無以至此。江乙曰以財交者財盡而交絕以色交者華落而愛渝是以嬖色不敝席寵臣不避軒今君擅楚國之勢而無以自結於王竊爲君危之。安陵君曰然則奈何願君必請從死以身爲殉如是必長得重於楚

要此節奏乃助色

詳元作祥

楊升菴曰萬歲千秋之夜如左傳注寔安厚夜之夜最見人臣不敢斥言之意今本改夜作後不見古人立言之妙矣

國曰謹受令三年而弗言。江乙復見曰臣所爲君道至今未効君不用臣之計臣請不敢復見矣。安陵君曰不敢忘先生之言未得間也。於是楚王游於雲夢結駟千乘旌旗蔽天野火之起也若雲蜺兕虎嗥之聲若雷霆有狂兕躡車依輪而至王親引弓而射一發而殪王抽旃旄而抑兕首仰天而笑曰樂矣今日之游也寡人萬歲千秋之後誰與此樂矣。安陵君泣數行下而進曰臣入則編席出則陪乘大王萬歲千秋之後願得以身試黃泉。蓐

楚

五

螻蟻又何如得此樂而樂之王大說乃封壇為安
陵君君子聞之曰江乙可謂善謀安陵君可謂知
時矣

撫物委物必下其手。撫委皆卑下意。一曰。撫猶
偃也。委曲也。不敝席席不及敝而愛弛也。避猶
退。軒曲。輶藩車也。車敝則退去。今不及然也。真
誥曰。女寵不敝席。男愛不盡輪。或出於此。詳音
詳。趨行也。編席謂席相次。蓐陳草也。藝文類聚
引。扶黃泉。驅螻蟻。延叔堅論云。為王先用填黃
泉。為王作蓐
以御螻蟻

郢人有獄三年不決者故令人請其宅以下其罪
客因請之昭奚恤曰郢人某氏之宅臣願之昭奚

請元作謂下
司

恤曰郢人某氏不當服罪故其宅不得客辭而去
昭奚恤已而悔之因謂客曰奚恤得事公公何為
以故與奚恤客曰非用故也曰請而不得有說色
非故如何也

有罪則宅入官故可請卜測知之也。
以故謂設事以探已意如猶而也

威王

蘇秦之楚三日乃得見乎王談卒辭而行王曰寡
人聞先生若聞古人今先生乃不遠千里而臨寡
人曾不肯留願聞其說對曰楚國之食貴於玉薪

一本無故字
而注云如疑
故字誤

後語十二國
史三日俱作
三年

貴於桂。謁者難得見如鬼，王難得見如天帝。今令臣食玉炊桂，因鬼見帝。王曰：先生就舍，寡人聞命矣。

兩句套贊語

地形

蘇秦為趙合從，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強國也，大王天下之賢王也。楚地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汾陘之塞、郟陽。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疋，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以楚之強大，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不南面而朝於章臺。

粟 甲兵

木與大王

略點 一鑽

當時唯齊楚之強，可與秦抗，而齊不近秦，患故不當事秦。雖同而楚特以勢不兩立激之。

不從之害

從之利

之下矣。秦之所害於天下，莫如楚。楚強則秦弱，楚弱則秦強。此其勢不兩立，故為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親，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若此，則鄢郢動矣。臣聞之，治之其未亂，為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後憂之，則無及矣。故願大王之早計之。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制，委社稷宗廟，練士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大王誠能聽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矣。趙代良馬、橐

二鎖

破橫

一事三層意

一意兩轉舌
有奇峰

不兩立語三
見而意益深

三鎖

駝必實於外廩故從合則楚王橫成則秦帝今釋
霸王之業而有事人之名竊為大王不取也夫秦
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讎也橫
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讎
者也夫為人臣而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強虎狼之
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外挾強秦之
威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故
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橫合則楚割地以事秦
此兩策者相去遠矣有億兆之數兩者大王何居

五國之聽蘇子
也華面而已非
能深究從橫之
利害也唯威王
雅有難秦之心

詩心如搖旌此
作懸旌而入搖
搖二字不如詩
之簡潔而羨覺
明暢

焉故敝邑趙王使臣効愚計奉明約在大王命之
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境秦有舉巴蜀并漢
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於秦患
不可與深謀與深謀恐反人以入於秦故謀未發
而國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未見勝焉內與
羣臣謀不足恃也寡人臥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
搖如懸旌而無所終薄今君欲一天下安諸侯存
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

有億兆之數言
遠之甚薄泊同

平而腹

亦有有字補

威王問於莫敖子華曰自從先君文王以至不穀之身亦有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乎莫敖子華對曰如華不足以知之矣王曰不於大夫無所聞之莫敖子華對曰君王將何問者也彼有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有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有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亦有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王曰大夫此言將何謂也莫敖子華對曰昔令尹子文緇帛之衣以朝鹿裘以處未明而立於

月一作日

簡

微有態

廉養當從廉薄之廉猶曰價廉言不弱小也

軍字補姚本軍下有御字

子一作子日元作月

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無一月之積故彼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令尹子文是也昔者葉公子高身獲於表薄而財於柱國定白公之禍寧楚國之事恢先君以揜方城之外四封不廉名不挫於諸侯當此之時也天下莫敢以兵南鄉葉公子高食田六百畛故彼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葉公子高是也昔者吳與楚戰於柏舉兩軍之間夫卒交莫敖大心撫其御之手顧而太息曰嗟乎子乎楚國亡之日至矣吾將深入吳軍若扑一人

數語甚簡

此寡君猶云孤君也
楚符分反冒亡
址反楚冒即蚡
冒索隱蚡古本
作粉音憤亦符
分反

橫瀉濃有色

瘡又徒典反

若粹一人以與大心者也社稷其庶幾乎故斷脰
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莫
敖大心是也昔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寡君
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楚冒勃蘇曰吾被堅執
銳赴強敵而死此猶一卒也不若奔諸侯於是羸
糧潛行上崢山踰深溪蹠穿膝暴七日而薄秦王
之朝雀立不轉晝吟宵哭七日不得告水漿無入
口瘖而殫悶旄不知人秦王聞而走之冠帶不相
及左奉其首右濡其口勃蘇乃蘇秦王身問之子

之起元作不起
不起而秦王
又書

孰誰也楚冒勃蘇對曰臣非異楚使新造盭楚冒
勃蘇吳與楚人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
夫悉屬百姓離散使下臣來告亡且求救秦王顧
令之起寡人聞之萬乘之君得罪一士社稷其危
今此之謂也遂出革車千乘卒萬人屬之子滿與
子虎下塞以東與吳人戰於濁水而大敗之亦聞
於遂浦故勞其身愁其思以憂社稷者楚冒勃蘇
是也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君王身出大夫
悉屬百姓離散蒙穀結鬪於宮唐之上舍鬪奔郢

雞一作雞

奇

餘當作余

無冒一本無

曰若有孤。楚國社稷其庶幾乎。遂入大宮。負雞次之典。以浮於江。逃於雲夢之中。昭王及郢。五官失法。百姓昏亂。蒙穀獻典。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此蒙穀之功多。與存國相若。封之執圭。田六百畝。蒙穀怒曰。穀非人臣。社稷之臣。苟社稷血食。餘豈患無君乎。遂自棄於磨山之中。至今無冒。故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蒙穀是也。王乃太息曰。此古之人也。今之人焉能有之邪。莫敖子華對曰。昔者先君靈王好小腰。楚士約食。馮而能立。式而

姚本然作就
發揮有味

能起。食之可欲。忍而不入。死之可惡。然而不避。華聞之。其君好發者。其臣決拾。君王直不好。若君王誠好賢。此五臣皆可得而致之。

表。野。外。薄。林。也。言其初賤也。財。材。同。柱。國。以。子。高。為。材。也。恢。大。也。揜。覆。取。也。言。取。地。以。大。先。君。之。封。不。廉。言。無。事。故。不。察。治。也。畛。井。田。間。陌。朱。子。曰。溝。間。于。畝。畛。為。阡。夫。猶。千。夫。百。夫。之。夫。以。與。之。與。猶。助。也。屬。連。也。俱。亡。也。焚。冒。即。蚡。冒。勃。蘇。包。胥。聲。近。豈。蚡。冒。之。喬。歟。崢。嶸。崢。嶸。之。山。雀。立。踊。也。瘋。狂。殫。氣。絕。也。詩。注。瘋。病。也。旄。旄。耄。字。通。並。昏。也。走。去。音。疾。趨。也。新。造。熱。楚。官。一。曰。新。造。熱。似。言。始。構。難。今。降。戾。云。遂。浦。楚。地。蓋。聞。一。說。在。彼。一。在。此。也。結。猶。交。官。唐。豈。高。唐。邪。若。有。孤。者。時。未。知。昭。王。存。亡。故。意。其。子。耳。雞。次。之。典。楚。國。法。也。冒。猶。犯。法。也。一。本。作。無。位。約。猶。節。也。

亦有佳語然
大勢草率

與字補

發發矢。決以象骨為之。著於右手大指。所以鈞
弦。闔體。拾以皮為之。著於左臂。以遂弦。亦名遂
蘇子謂楚王曰。仁人之於民也。愛之以心事之。以
善言。孝子之於親也。愛之以心事之。以財。忠臣之
於君也。必進賢人以輔之。今大王之大臣父兄。好
傷賢以為資。厚賦歛諸臣百姓。使王見疾於民。非
忠臣也。大臣播王之過於百姓。多賂諸侯。以王之
地。是故退王之所愛。亦非忠臣也。是以國危。臣願
無聽羣臣之相惡也。慎大臣父兄用民之所善。節
身之嗜慾。以與百姓。人臣莫難於無妬而進賢。為

主死易。垂沙之事。死者以千數。為主辱易。自令尹
以下。事王者以千數。至於無妬而進賢。未見一人
也。故明主之察其臣也。必知其無妬而進賢也。賢
臣之事其主也。亦必無妬而進賢。夫進賢之難者。
賢者用。且使已廢貴。且使已賤。故人難之。

為資。為已資藉也。退王之所愛。謂王所愛者。必
不播惡割地。與大臣異趣。故大臣退之。慎言不
輕用也。垂沙未詳。兵略訓。
楚兵殆於垂沙。亦不注。

懷王

韓公仲相齊楚之交善。秦與魏遇。且以善齊而絕

章首四字衍

楚

意繁而語簡
氣特縱逸之
甚妙

齊于楚。楚王使景鯉之秦。鯉與於秦魏之遇。楚王怒景鯉。恐齊以楚遇為有陰於秦魏也。且罪景鯉為謂楚王曰。臣賀鯉之與於遇也。秦魏之遇也將以合齊秦而絕齊於楚也。今鯉與於遇。齊無以信魏之合已於秦而攻於楚也。齊又畏楚之有陰於秦魏也。必重楚。故鯉之與於遇。王之大資也。今鯉不與於遇。魏之絕齊於楚。信明矣。齊信之。必輕王。故王不如無罪。景鯉以視齊於有秦魏。齊必重楚。而且疑秦魏於齊。王曰。諾。因不罪而益其列。王曰。

鄉也。子曰。天下無敵。今也。子曰。乃且攻燕者何也。對曰。今謂馬多力則有矣。若曰。勝千鈞則不然者。何也。夫千鈞非馬之任也。今謂楚强大則有矣。若越趙魏而鬪兵於燕。則豈楚之任也哉。且非楚之任而楚為之。是敝楚也。强楚敝楚。其於王孰便也。

章內初不涉韓。韓相公仲四字衍。與於秦魏之遇者。於其遇時與焉也。秦策有其事。恐齊以楚遇為有陰於秦魏者。恐齊以此謂楚有私於二國也。楚遇之楚。謂鯉。齊無以信魏之合已於秦而攻於楚也者。謂將絕齊於楚。而楚使與焉。故齊疑之也。視示同。視齊於有秦魏。示齊以楚有二國也。○王曰。鄉也。止孰便也。乃虞卿謂春申君章文。誤衍於此。

戰國策
楚王逐張儀於魏陳軫曰王何逐張子曰爲臣不忠不信曰不忠王無以爲臣不信王勿與爲約且魏臣不忠不信於王何傷忠且信於王何益逐而聽則可若不聽是王今困也且使萬乘之國免其相是城下之事也

逐張儀於魏蓋使魏逐之儀初相魏時也城下之盟諸侯所恥

五國約以伐秦昭陽謂楚王曰五國已破秦必南圖楚王曰然則奈何對曰韓氏輔國也好利而惡難好利可營也惡難可懼也我厚賂之以利其心

夫一作太

主一作王

圖元作畜

必營我悉兵以臨之其心必懼彼懼吾兵而營我利五國之事必可敗也約絕之後雖勿與地可楚王曰善乃命大公事之韓見公仲曰夫牛闌之事馬陵之難親主之所見也王苟無以五國用兵請効列城五請悉楚國之衆以圖於齊齊人反趙魏之後而楚果弗與地則五國之事困也

大公事楚人主謂公仲牛闌未詳馬陵魏惠王三十年齊破魏馬陵也此言齊強不可使益強齊人反以下著書者云

五國伐秦魏欲和使惠施之楚楚將入之秦而使

一意而兩說

聽秦劉本作德秦

得元作將

累元作累

謁一作請

行和杜赫謂昭陽曰凡為伐秦者楚也今施以魏來而公入之秦是明楚之伐而信魏之和也公不如無聽惠施而陰使人以請聽秦昭子曰善因謂惠施曰凡為攻秦者魏也今子從楚為和楚得其利魏受其怨子歸吾將使人因魏而和惠子反魏王不說杜赫謂昭陽曰魏為子先戰折兵之半謁病不聽請和不得魏折而入齊秦子何以救之東有越累北無晉而交未定於齊秦是楚孤也不如速和昭子曰善因令人謁和於魏

此六國既敗求和於秦之事也凡為伐秦者楚也指為從長而言以請聽秦以和請於秦而聽其命越累越近楚故赫此言蓋兩忠楚魏矣

秦招楚而伐齊冷向謂陳軫曰秦王必外向楚之齊者知西不合於秦必且務以楚合於齊齊楚合燕趙不敢不聽齊以四國敵秦是齊不窮也向曰秦王誠必欲伐齊乎不如先收於楚之齊者楚之齊者先務以楚合於齊則楚必即秦矣以強秦而有楚則燕趙不敢不聽是齊孤矣向請為公說秦王

向曰字疑衍上文皆向之此言不應復有此

不成文章而
寫得絕妙

情狀宛然

張儀之所以求
用者其術至此
此其言必信而
功多也可不悲
乎莊生云所治
愈下所得愈多

墨別本作黛画
眉墨也

外向言合他國不一於楚也。楚之齊者楚人善
齊者也。不窮兵力不屈也。秦能收楚之善齊者
則其初雖欲合齊楚。今必
背齊合秦。故曰楚必即秦

張儀之楚貧舍人怒而欲歸張儀曰子必以衣冠
之敝故欲歸待我爲子見楚王當是之時南后鄭
衷神貴於楚張子見楚王楚王不說張子曰王無所
用臣臣請北見晉君楚王曰諾張子曰王無求於
晉國乎王曰黃金珠璣犀象出於楚寡人無求於
晉國張子曰王徒不好色耳王曰何也張子曰彼
鄭周之女粉白墨黑立於衢間非知而見之者以

見字補

上林賦酒中
樂酣注中直
衆反飲酒半
醉半醒也

爲神楚王曰楚僻陋之國也未嘗見中國之女如
此其美也寡人見之獨何爲不好色也乃資之以
珠玉南后鄭衷聞之大恐令人謂張子曰妾聞將
軍之晉國偶有金千斤進之左右以供芻秣鄭衷
亦以金五百斤張子辭楚王曰天下閉關不通未
知見日也願王賜之觴王曰諾乃觴之中飲再拜
而請曰非有他人於此也願王召所便習而觴之
王曰諾乃召南后鄭衷而觴之張子再拜而請曰
儀有死罪於大王王曰何也曰儀行天下徧矣未

嘗見人如此其美而儀言得美人是欺王也王曰子釋之吾固以為天下莫若是兩人也

楚懷王拘張儀將欲殺之靳尚為儀謂楚王曰拘張儀秦王必怒天下見楚之無秦也楚必輕矣又謂王之幸夫人鄭裒曰子亦自知且賤於王乎鄭裒曰何也尚曰張儀者秦王之忠信有功臣也今楚拘之秦王欲出之秦王有愛女而美又簡擇宮中佳麗好翫習音者以權從之資之金玉寶器奉以上庸六縣為湯沐邑欲因張儀內之楚王楚王

鄭裒即鄭袖以其善舞故名袖蘇氏謂與南后為一人

一本無翫字

勢必必字補

略覺無而少力

此却緊切

必愛秦女資強秦以為重挾寶地以為資勢必為王妻以臨於楚王惑於虞樂必厚尊敬親愛之而忘子子益賤而日疏矣鄭裒曰願委之於公為之奈何曰子何不急言王出張子張子得出德子無已時秦女必不來而秦必重子子內擅楚之貴外結秦之交畜張子以為用子之子孫必為楚太子矣此非布衣之利也鄭裒遠說楚王出張子

史楚願得張儀而獻黔中秦王欲遣之口弗忍言儀請行曰臣善靳尚尚得事鄭裒裒所言皆從遂使楚儀固以料是謀之必中矣非布衣之利言利在為王也

姚本自為一章今從之敗一作欺

楚構楚字補

奇 陡從秦起甚

此乃別本帶河丁有四塞字

一經一緯一關一闕稱秦一主富強筆氣勁峭視戰國諸文辭較有鍊法

害 破從一主不敵

兩利一作兩立

取 稱秦二主有

戰國策

楚王將出張子恐其敗已也。靳尚謂楚王曰：臣請隨之。儀事王不善，臣請殺之。楚小臣靳尚之仇也。謂張旄曰：以張儀之智而有秦楚之用，君必窮矣。君不如使人微要魏尚而殺之。楚王必大怒儀也。彼儀窮則子重矣。楚秦相難則魏無患矣。張旄果令人要靳尚刺之。楚王大怒。秦楚構兵而戰。秦楚爭事魏。張旄果大重。

張旄魏之用事者

張儀為秦破從連橫說楚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敵

四國，被山帶河以為固。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粟如丘山。法令既明，士卒安難樂死。主嚴以明，將智以武。雖無出甲兵，席卷常山之險，折天下之脊，天下後服者先亡。且夫為從者無以異於驅羣羊而攻猛虎也。夫虎之與羊不格，明矣。今大王不與猛虎而與羣羊，竊以為大王之計過矣。凡天下強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敵伴交爭，其勢不兩利。而大王不與秦，秦下甲兵，據宜陽，韓之土地不通。下河東，取成臯，韓必入臣於秦。韓入臣

戰國策 楚

害

破從二主輕戰

魏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魏攻其北社稷豈得無危哉且夫約從者聚羣弱而攻至強也夫以弱攻強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驟舉兵此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粟不如者勿與持久夫從人者飾辯虛辭高主之節行言其利而不言其害卒有楚禍無及為已是以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秦西有巴蜀方船積粟起於汶山循江而下至郢三千餘里舫船載卒一舫載五十人與三月之糧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餘里數雖多不

稱秦三主形勢

害

害

蘓秦說燕同意

危楚一主勝而不休

陳古陣字魯本作陣

害

稱秦四主陰謀

費汗馬之勞不至十日而距扞關扞關驚則從竟陵以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已秦舉甲出之武關南面而攻則北地絕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恃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夫恃弱國之救而忘強秦之禍此臣所以為大王之患也且大王嘗與吳人五戰三勝而亡之陳卒盡矣有偏守新城而居民苦矣臣聞之攻大者易危而民敵者怨於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強秦之心臣竊為大王危之且夫秦之所

本無謀字
有謀人之心者
必示之以弱秦
之不出兵山東
明此術也

危楚二主敗
而不止

興師襲秦四字
鮑本無

過一作危

稱秦五主可
依

關諸本作開或
作大開姚云關
羨長

利

史記蘇秦下復
着蘓秦字

破從三主片
蘓秦

害

稱秦六主婚
媾

利

書國書非此書
也一本無大王
之字

以不出甲於函谷關十五年以攻諸侯者陰謀有
吞天下之心也楚嘗與秦構難戰於漢中楚人不
勝通侯執珪死者七十餘人遂亡漢中楚王大怒
興師襲秦與秦戰於藍田又却此所謂兩虎相搏
者也夫秦楚相敵而韓魏以全制其後計無過於
此者矣是故願大王熟計之也秦下兵攻衛陽晉
必關扃天下之匈大王悉起兵以攻宋不至數月
而宋可舉舉宋而東指則泗上十二諸侯盡王之
有已凡天下所信約從親堅者蘇秦封為武安君

而相燕即陰與燕王謀破齊共分其地乃佯有罪
出奔入齊齊王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覺齊王大
怒車裂蘇秦於市夫以一詐偽反覆之蘇秦而欲
經營天下混一諸侯其不可成也亦明矣今秦之
與楚也接境壤界固形親之國也大王誠能聽臣
臣請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入質於秦請以秦
女為大王箕箒之妾効萬家之都以為湯沐之邑
長為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擊臣以謂計無便於
此者故敝邑秦王使使臣獻書大王之從車下風

下風字左莊
有之蓋下風
聽真聽只是
傾耳側耳意

須以決事。楚王曰：楚國僻陋，託東海之上，寡人年
幼，不習國家之長計。今上客幸教，以明制，寡人聞
之，敬以國從。乃遣使車百乘，獻雞駭之犀，夜光之
璧於秦王。

席卷收取之如卷席之易，無遺也。常山恒山，劉
向避文帝諱作常格，猶敵也。伴齊等也。舫平音，
併舟也。一云舫甫望切。距本雞足，故訓至也。偏
守一偏之戍，新城繕築之城。通侯徹侯，漢諱武
帝作通，亦劉向所易也。常山為天下脊，則衛及
陽晉當天下匈，其地是秦晉齊楚之交道也。據
之，是關天下匈，他國不得動矣。形親其勢，當親
也。抱朴子：通天犀中有一白理如線，置米其上，
以飼雞，見之驚。故名駭雞犀。

倨直而易甚
有態

周策陳作師

論國體
曰字補

待元作行

張儀相秦，謂昭雎曰：楚無鄢郢，漢中有所更得乎？
曰：無有。曰：無昭過陳軫，有所更得乎？曰：無所更得。
張儀曰：為儀謂楚王逐昭過陳軫，請復鄢郢，漢中
昭雎歸報楚王，楚王說之。有人謂昭過曰：甚矣楚
王不察於名者也。韓求相，工陳籍，而周不聽；魏求
相，綦母恢，而周不聽。何以也？周曰：是列縣畜我也。
今楚萬乘之強國也，大王天下之賢王也。今儀曰：
逐君與陳軫，而王聽之，是楚自待不如周，而儀重
於韓魏之王也。且儀之所行，有功名者，秦也。所欲

論人

姚本疊字齊交
不絕四字
救聞者不搏
戰

貴富者魏也。欲為攻於魏，必南伐楚。故攻有道，外絕其交，內逐其謀。臣陳軫、夏人也。習於三晉之事，故逐之，則楚無謀臣矣。今君能用楚之眾，故亦逐之，則楚眾不用矣。此所謂內攻之者也。而王不知察。今君何不見臣於王，請為王使齊交不絕。儀聞之，其効郢郢、漢中必緩矣。是昭雎之言不信也。王必薄之。

雖蓋畔楚善儀者。儀知楚王重地輕人，故使雎言之。二人逐，則楚無人矣。求相求周使相之。所行有功名者，秦欲立功名於秦也。所欲貴富者，魏取貴富於魏也。為攻於魏，為魏伐人也。夏謂

中國。齊楚大國也。儀惡其合。如合而與之地，則楚益勁。儀必不為。故齊交不絕，則効地緩矣。

從元作橫

語簡而意多
自覺古簡

楚王令昭雎之秦，重張儀。未至，惠王死，武王逐張儀。王因收昭雎以取齊，桓臧為雎謂楚王曰：從親之不合也。儀貴惠王而善雎也。今惠王死，武王立，儀走公孫郝、甘茂，貴甘茂，善魏。公孫郝善韓，二人固不善雎也。必以秦合韓魏，韓魏之重儀，儀有秦而雎以楚重之。今儀困秦而雎收楚，韓魏欲得秦，必善二人者。二人者將收韓魏，輕儀而伐楚，方城必危。王不如復雎而重儀於韓魏，儀據楚勢挾魏。

疊二人者三字補姚云一本復有二人字

王三本同作

重以與秦爭。魏不合。秦王亦不從。則方城無患。
重說秦使重之。收捕繫之也。雖善儀而齊惡儀。秦既逐儀。楚故捕繫。雖以外儀而合於齊也。儀貴惠王。為王所貴也。韓魏之重儀。言昔重之。二人者。郝與茂也。不從。不從秦。

意態儘熟開
但鍊法尚未

一本欺秦下
無也字
來者元作者
來

張儀逐惠施於魏。惠子之楚。楚王受之。馮郝謂楚王曰。逐惠子者。張儀也。而王親與約。是欺儀也。臣為王弗取也。惠子為儀來者。而惡王之交於張儀。惠子必弗行也。且宋王之賢惠子也。天下莫不聞也。今之不善張儀也。天下莫不知也。今為事之故。棄所貴於讎人。臣以為大王輕矣。且為事邪。王不

戰國常套

必今必一本儀

如舉惠子而納之於宋。而謂張儀曰。請為子勿納也。今必德王。而惠子窮人。而王奉之。又必德王。此不失為儀之實。而可以德惠子。王曰善。乃奉惠子而納之宋。

逐惠施者張儀。而王與施約結。則是欺儀。所以為王不取。惠施為儀逐來歸。而使王與儀交惡。施亦必不行此也。貴。謂儀。讎。謂施。

去元作告

陳軫去楚之魏。張儀惡之於魏王。曰。軫猶善楚。為求地甚力。左爽謂陳軫曰。儀善於魏王。魏王甚信之。公雖百說之。猶不聽也。公不如以儀之言為資。

戰國策 楚

而得復楚陳軫曰善因使人以儀之言聞於楚楚王喜欲復之

魏王遺楚王美人楚王說之夫人鄭裒知王之說新人也甚愛新人衣服玩好擇其所喜而為之宮室臥具擇其所善而為之愛之甚於王王曰婦人所以事夫者色也而妬者其情也今鄭裒知寡人之說新人也其愛之甚於寡人此孝子之所以事親忠臣之所以事君也鄭裒知王以已為不妬也因謂新人曰王愛子美矣雖然惡子之鼻子為見

語不工

王則必揜子鼻新人見王因揜其鼻王謂鄭裒曰夫新人見寡人則揜其鼻何也鄭裒曰妾知也王曰雖惡必言之鄭裒曰其似惡聞王之臭也王曰悍哉令劓之無使逆命

楚王后死未立后也謂昭魚曰公何以不請立后也昭魚曰王不聽是智困而交絕立后也然則不買五雙珥令其一善而獻之王明日視善珥所在因請立之

齊明說卓滑以伐秦滑不聽也齊明謂卓滑曰明

一本立作於不買上宜有何字一本不作可

簡淨

巧

之來也。為樗里疾卜交也。明說楚大夫以伐秦皆受明之說也。唯公弗受也。臣有辭以報樗里子矣。卓滑因重之。

此明因敗為成之說也。樗里滑之所欲交也。滑不聽明。明懼見輕。為善於疾。而言以此報疾。故滑重之。明之來。蓋自秦來。

或謂黃齊曰：人皆以謂公不善於富摯，公不聞老萊子之教孔子事君乎？示之其齒之堅也。六十而盡相靡也。今富摯能而公重，不相善也。是兩盡也。諺曰：見君之乘，下之見杖起之。今也王愛富摯而

一本齒下有齒二字

公不善也，是不臣也。

孔叢子云：老萊子謂子思曰：子不見夫齒乎？雖堅剛，卒盡相靡。舌柔順，終以不敝。靡摩同。能有材能也。重猶甚也。兩盡如齒相摩以盡也。在車則下，在坐則起。

朋元作侈

秦伐宜陽，楚王謂陳軫曰：寡人聞韓朋巧士也，習諸侯事，殆能自免也。為其必免，吾欲先據之以加

說意抄

德焉。陳軫對曰：舍之，王勿據也。以韓朋之智，於此困矣。今山澤之獸，無黠於麋。麋知獵者，張網前而驅已也。因還走而冒人，至數獵者，知其詐，偽舉網而進之。麋因得矣。今諸侯明知此多詐，偽舉網而

進者必衆矣。舍之。王勿據也。韓朋之智於此困矣。楚王聽之。宜陽果拔。陳軫先知之也。

公仲時守宜陽。免。免於危亡也。黠。慧也。慧也者。儼敏也。

四國伐楚。楚令昭雎將以距秦。楚王欲擊秦。昭雎不欲。桓臧為昭雎謂楚王曰。雎戰勝三國。惡楚之強也。恐秦之變而聽楚也。必深攻楚以勁秦。秦王怒於戰不勝。必悉起而擊楚。是王與秦相罷。而以利三國也。戰不勝秦。秦進兵而攻。不如益昭雎之兵。令之示秦必戰。秦王惡與楚相敵。而令天下利

亦戰國常套

利字補

一本無害字

秦可以少割而收害也。秦楚之合而燕趙魏不敢不聽。三國可定也。

收。猶息也。秦見楚將必戰。必割地與楚和。戰伐之害可息也。一云。秦惡與楚相敵。而不戰。則楚可以少割地而收秦

城渾出周。二三人偶行。南游於楚。至於新城。城渾

說其令曰。鄭魏者。楚之與國。而秦楚之強敵也。鄭魏之弱。而楚以上梁應之。宜陽之大也。楚以弱新城。圖之。蒲坂平陽。相去百里。秦人一夜而襲之。安邑。不知新城。上梁。相去五百里。秦人一夜而襲之。

簡妙

二元作三

圖元作圍

非江南讀新
城想在泗上

畫字衍姚本
無一曰驢也
字通借

上梁亦不知也。今邊邑之所恃者，非江南泗上也。故楚王何不以其新城為主郡也。邊邑甚利之，新城公大說，乃為具駟馬乘車五百金之楚，盡城渾得之，遂南交於楚。楚王果以新城為主郡。

說其令者言其欲說楚王大意也。與弱也。以鄭魏之弱而楚猶以上梁應。況宜陽之大而可以弱新城圖邪。百里之地猶不相知。況於五百里邪。蓋此時宜陽已屬秦有矣。主猶守也。為郡則士馬盛。可以備秦。

韓公叔有齊魏而太子有楚秦，以爭國。鄭申為楚使於韓，矯以新城陽人予太子。楚王怒，將罪之。對

亦是常套

幸元作然

與之一作且
與之

是元作得

曰：臣矯予之，以為國也。臣為太子得新城陽人，以與公叔爭國而得之。齊魏必伐韓，韓氏急，必懸命於楚。又何新城陽人之敢求太子不勝，幸而不死。今將倒冠而至，又安敢言地。楚王曰：善，乃不罪也。

有也者，得二國之援也。南陽縣有陽人聚。

楚杜赫說楚王以取趙。王曰：與之五大夫而令私行。陳軫謂楚王曰：赫不能得趙，五大夫不可收也。是賞無功也。得趙而王無加焉，是無善也。王不如以十乘行之。杜赫怒而不行。陳軫謂王曰：是不能

得趙也。

取趙謂講於趙使親楚非伐趙也。五大夫楚官無善言不賞其善如不有之。

楚王問於范環曰寡人欲置相於秦孰可對曰臣不足以知之王曰吾相甘茂可乎范環對曰不可王曰何也曰夫史舉上蔡之監門也大不知事君小不知處室以苛廉聞於世甘茂事之順焉故惠王之明武王之察張儀之好譖甘茂事之取十官而無罪茂誠賢者也然而不可相秦秦之有賢相也非楚國之利也且王嘗用召滑於越而納句章

環史作螺

二不知元俱作不如

召字補

昧之難越亂故楚南察瀨湖而野江東計王之功所以能如此者越亂而楚治也今王已用之於越矣而忘之於秦臣以為王鉅速忘矣王若欲置相於秦乎若公孫郝者可夫公孫郝之於秦王親也少與之同衣長與之同車被王衣以聽事真大王之相已王相之楚國之大利也

公孫郝史作向壽

不必說明

史。楚懷王新與秦婚而懼。秦聞甘茂在楚。使人謂楚王曰。願送甘茂於秦。即此事。句章屬會稽。昧。唐昧。楚將。此二十八年。秦齊韓魏共攻楚。殺昧。察猶治也。言楚有而治之。野江東以江之東為野。此言楚雖有唐昧之難。而能得越地。以召滑亂之也。鉅。詎通。公孫郝。史作向壽。秦相而曰

大王之相。蓋楚相之。必右楚也。

魏相翟强死。為甘茂謂楚王曰。魏之幾相者。公子勁也。勁也。相魏。魏秦之交必善。秦魏之交完。則楚輕矣。故王不如與齊約。相甘茂於魏。齊王好高人。以名。今為其行人。請魏之相。齊王必喜。魏氏不聽。交惡於齊。齊魏之交惡。必爭事楚。魏氏聽甘茂。與樗里疾。質首之讎也。而魏秦之交必惡。又交重楚也。

幾相言危。欲相之。公子勁。秦人。行人。使適四方。楚為齊請。如其使者。故曰為其行人也。質首。言

欲易取其首。疾相秦。茂相魏。故交必惡。

齊秦約攻楚。楚令景翠以六城賂齊。太子為質。昭睢謂景翠曰。秦恐且因景鯉。蘇厲而効地於楚。公出地以取齊。鯉與厲且以收地。取秦公事必敗。公不如令王重賂景鯉。蘇厲使入秦。秦恐必不求地。而合於楚。若齊不求。是公與約也。

收與出字相對。鯉厲合秦收地。景翠賂齊失地。楚必怨翠。故曰必敗也。賂二子使入秦。令齊知秦楚之合也。齊恐必不求所賂之地矣。與如與國之與和好也。

術視伐楚楚令昭鼠以十萬軍漢中。昭睢勝秦於

秦恐當作齊恐

此解近是

辛元作辛

疊背盟二字
補

重丘蘇厲謂宛公昭鼠曰王欲昭雖之乘秦必分
公之兵以益之秦知公兵之分也必出漢中請為
公令芊戎謂王曰秦兵且出漢中則公之兵全矣
芊戎楚人貴於秦謂
王如以私告王者
秦敗楚漢中楚王入秦秦王留之游騰為楚謂秦
王曰王挾楚王而與天下攻楚則傷行矣不與天
下共攻之則失利矣王不如與之盟而歸之楚王
畏必不敢背盟背盟王因與三國攻之義也

頃襄王

篇法

隘當從阨音

退元作追

凡語皆兩用
而不複

楚襄王為太子之時質於齊懷王薨太子辭於齊
王而歸齊王隘之予我東地五百里乃歸子子不
予我不得歸太子曰臣有傳請退而問傳傳慎子
曰獻之地所以為身也愛地不送死父不義臣故
曰獻之便太子入致命齊王曰敬獻地五百里齊
王歸楚太子太子歸即位為王齊使車五十乘來
取東地於楚楚王告慎子曰齊使來求東地為之
奈何慎子曰王明日朝羣臣皆令獻其計上柱國
子良入見王曰寡人之得求反主墳墓復羣臣歸

社稷也。以東地五百里許齊。齊令使來求地。爲之奈何。子良曰：王不可不與也。王身出玉聲許強萬乘之齊而不與，則不信。後不可以約結諸侯。請與而復攻之。與之信，攻之武。臣故曰與之。子良出昭○井○然○有○常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爲之奈何。昭常曰：不可與也。萬乘者以地大爲萬乘。今去東地五百里，是去戰國之半也。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不可。臣故曰勿與。常請守之。昭常出景鯉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爲之奈何。景鯉

如今作文只
王以三大夫
之言告慎子
一句完矣此
則復之而約
其辭復之慎
重約之適際
慎重有法道
緊有力法力
西兼古文之
妙

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王身出玉聲許萬乘之強齊也而不與，負不義於天下。楚亦不能獨守。臣請西索救於秦。景鯉出。慎子入。王以三大夫計告慎子。曰：子良見寡人曰不可不與也。與而復攻之。常見寡人曰不可與也。常請守之。鯉見寡人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也。臣請索救於秦。寡人誰用於三子之計。慎子對曰：王皆用之。王佛然作色曰：何謂也。慎子曰：臣請効其說。而王且見其誠然也。王發上柱國子良車五十乘而北獻地。

只用二明日
便見誠然

又複又約

悉五尺至六
十或作悉吾
之士卒

單國第 非然有次
五百里於齊發子良之明日遣昭常為大司馬令
往守東地遣昭常之明日遣景鯉車五十乘西索
救於秦王曰善乃遣子良北獻地於齊遣子良之
明日立昭常為大司馬使守東地又遣景鯉西索
救於秦子良至齊齊使人以甲受東地昭常應齊
使曰我典主東地且與死生悉五尺至六十三
餘萬敵甲鈍兵願承下塵齊王謂子良曰大夫來
獻地今常守之何如子良曰臣身受命敵邑之王
是常矯也王攻之齊王大興兵攻東地伐昭常未

終篇皆奇

涉疆秦以五十萬臨齊右壤曰夫隘楚太子弗出
不仁又欲奪之東地五百里不義其縮甲則可不
然則願待戰齊王恐焉乃請子良南道楚西使秦
解齊患士卒不用東地復全

隘猶阻也。得求反。猶曰求反國而得也。復羣臣復見之也。縮感也。蓋束之。一云退也。

女阿謂蘇子曰秦栖楚王危太子者公也今楚王
歸太子南公必危公不如令人謂太子曰蘇子知
太子之怨已也必且務不利太子太子不如善蘇
子蘇子必且為太子入矣蘇子乃令人謂太子太

子復請於蘇子

懷王見劫。客秦如栖。歸喪歸也。太子南。蓋自齊歸楚為南也。入言使太子得入。

長沙之難。楚太子橫為質於齊。楚王死。薛公歸太子橫。因與韓魏之兵隨而攻東國。太子懼。昭蓋曰：不若令屈署以新東國為和於齊。以動秦。秦恐齊之敗東國。而令行於天下也。必將救我。太子曰：善。遽令屈署以東國為和於齊。秦王聞之。懼。令芊戎告楚曰：毋與齊東國。吾與子出兵矣。有獻不死之藥於荆王者。謁者操以入。中射之士

問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怒，使人殺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臣問謁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無罪而罪在謁者也。且客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臣，是死藥也。王殺無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王乃不殺。

中射之士射人之在中者。世豈有不死之藥哉。明臣之欺王。此士之欲以悟王也。

齊以淖君之亂事秦。其後秦欲取齊。故使蘇涓之

楚。令任固之秦。齊明謂楚王曰：秦王欲楚，不若其

欲齊之甚也。其使涓來，以示齊之有楚，以資固於

事字補一本
事下添雙字

明齊明一作秦

說意透文甚
矯健

是楚楚字補
一本楚下有
王字
一本消來下
無之辭二字

揣摩中情

計深而文奇

秦下攻字補

滿之散

齊齊見楚必受固是楚之聽涓也適為固驅以合
齊秦也齊秦合非楚之利也且夫消來之辭必非
固之所以之齊之辭也王不如令人以消之辭謾
固於齊齊秦必不合齊秦不合則王重矣王欲收
齊以攻秦漢中可得也王即欲以秦攻齊淮泗之
間亦可得也

淖君之亂疑即淖齒蓋楚將之救齊而殺湣王
者楚討之故親秦也以示齊之有楚言以有楚
之親示齊也資固為任固資也齊見楚者見其
納消也消之辭必厚楚而薄齊固之辭必厚齊
而薄楚謾欺也以消薄齊之辭告齊則
固言厚齊者非實齊必以固為欺已矣

奇體

史記無此章
此書無戈者
說要之俱為
斷簡

疏元作成

莊辛謂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
君與壽陵君專淫逸侈靡不顧國政郢都必危矣
襄王曰先生老悖乎將以為楚國妖祥乎莊辛曰
臣誠見其必然者也非敢以為國妖祥也君王卒
幸四子者不衰楚國必亡矣臣請避於趙淹留以
觀之莊辛去之趙留五月秦果舉鄢郢巫上蔡陳
之地襄王流揜於城陽於是使人發騶徵莊辛於
趙莊辛曰諾莊辛至襄王曰寡人不能用先生之
言今事至於此為之奈何莊辛對曰臣聞鄙語曰

絕一作斷

指說情狀妙

銘元作鈿
膠一作縹
姚本食也下有
夫蜻蛉其小者
也七字
嚼一作嚼

見兔而顧犬未為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為遲也臣
聞昔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
絕長續短猶以數千里豈特百里哉王獨不見夫
蜻蛉乎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啄蚤蚩而
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
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飴膠絲加已乎四仞之
上而下為螻蟻食也黃雀因是以俯嚼白粒仰栖
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
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將加已乎十仞之上以

鱧一作鱧云字
書無鱧字

算一作澹澹可
為鏃鏃與算聲
相近也一云字
書無算字恐即
附字形聲誤
增元作繪
璽一作璽利也
耘隕同
靈元作聖春秋
及史無聖侯或
者古通稱歟

其類為招晝游乎茂樹夕調乎酸醎倏忽之間墜
於公子之手夫雀其小者也黃鵠因是以游乎江
海淹乎大沼俯嚼鱧鯉仰嚼菱陵衡奮其六翮而凌
清風飄搖乎高翔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
夫射者方將修其算璽盧治其增灼繳將加已乎百仞
之上被璽璽引微繳折清風而耘羽矣故晝游乎江
河夕調乎鼎鼐夫黃鵠其小者也蔡靈侯之事因
是以前游乎高陂比陵乎巫山飲茹溪流食湘波
之魚左抱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

靈元作官

只是辭工頗似賦體

而不以國家為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靈王繫
已以朱絲而見之也蔡靈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
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
君飯封祿之粟而載方府之金與之馳騁乎雲夢
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為事而不知夫穰侯方受
命乎秦王填^謫黽塞之內而投已乎黽塞之外襄王
聞之顏色變作身體戰慄於是乃以執珪而授之
為陽陵君與淮北之地

流走揜覆也謂自匿騶殿御也牢閑養之圈也
飴米蘖所煎淮南子柳下惠見飴曰可以養老

盜跡見飴曰可以黏牡衡香草菱通俗書作
菱武陵記云四角三角曰芰兩角曰菱盧旅同
黑弓也。璽治玉之石。璠以石着維繳也。耘下也。
如折然茹飲馬也。故與吐反。一云茹溪巫山之
溪。方府之金。四方所貢之金也。填兵滿也。與淮
北之地句。上下有關。新序曰。身體掉栗。曰。謹受
令。乃封莊辛為成陵君。而
用計焉。與舉淮北之地

齊韓魏共伐燕燕使太子請救於楚楚王使景陽
將而救之暮舍使左右司馬各營壁地已植表景
陽怒曰女所營者水皆至滅表此焉可以舍乃令
徙明日大雨山水大出所營者水皆滅其表軍吏
乃服於是遂不救燕而攻魏雒丘取之以與宋三

兵謀可觀

師行營壁之處敵人必覘徙而得地已奪彼之心矣

姚本車作軍
通作見

國懼乃罷兵魏軍其西齊軍其東楚軍欲還不可
得也景陽乃開西和門晝以車騎暮以燭通使於
魏齊師怪之以為燕楚與魏謀之乃引兵而去齊
兵已去魏失其與國無與共擊楚乃夜遁楚師乃
還

壁軍
壁也

考烈王

唐雖見春申君曰齊人飾身修行得為益然臣羞
而不學也不避絕江河行千餘里來竊慕大君之

雖元作且

為當作謂

義而善君之業臣聞之賁諸懷錐刃而天下為勇
西施衣褐而天下稱美今君相萬乘之楚禦中國
之難所欲者不成所求者不得臣等少也夫臬棊
之所以能為者以散妙基佐之也夫一臬之不如不
勝五散亦明矣今君何不為天下臬而令臣等為
散乎

能為改本俱
作為能
當云一臬之
不勝不如五
散

益謂有祿位賁諸孟賁專諸也臬博頭有
刻臬形者一臬不如五散獨善不如眾智

客說春申君曰湯以亳武王以鎬皆不過百里以
有天下今孫子天下賢人也君藉之以百里之勢

鎬元作鄆
百字補

尹字補

章法

雖然下一本
有古無虛諺
四字

臣竊以為不便於君何如春申君曰善於是使人
謝孫子孫子去之趙趙以為上卿客又說春申君
曰昔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入齊
魯弱而齊強夫賢者之所在其君未嘗不尊國未
嘗不榮也今孫子天下賢人也君何辭之春申君
又曰善於是使人請孫子於趙孫子為書謝曰癘
人憐王此不恭之語也雖然不可不審察也此為
劫弑死亡之主言也夫人主年少而矜材無法術
以知姦則大臣主斷國私以禁誅於已也故殺賢

不甚鍾鍊

數語稍較快

長而立幼弱廢正適而立不義春秋戒之曰楚王
子圍聘於鄭未出竟聞王病反問疾遂以冠纓絞
王殺之因自立也齊崔杼之妻美莊公通之崔杼
帥其君黨而攻莊公莊公請與分國崔杼不許欲
自刃於廟崔杼不許莊公走出踰於外牆射中其
股遂殺之而立其弟景公近代所見李兌用趙餓
主父於沙丘百日而殺之淖齒用齊擢閔王之筋
懸於其廟梁宿夕而死夫癘雖癰腫胞疾上比前
世未至絞纓射股下比近代未至擢筋而餓死也

佩異韻媒之
韻

夫劫弑死亡之主也。心之憂勞。形之困苦。必甚於
癘矣。由此觀之。癘雖憐。王可也。因為賦曰。寶珍隋
珠。不知佩兮。禕衣與絲。不知異兮。閭姝子奢。莫知
媒兮。媒母求之。又甚喜之。今以瞽為明。以聾為聰。
以是為非。以吉為凶。嗚呼上天。曷惟其同。詩曰。上
天甚神。無自瘵也。

孫子荀卿時為蘭陵令。荀作孫。避宣帝諱之。癘
癩也。癘雖惡疾。猶愈於劫弑。故反憐王。主斷國
專斷其國。察其私。則恐人誅已。故主斷以禁之。
禕。后服衣。謂畫袍。閭姝。荀子作閭媿。韋昭云。梁
王魏翟之美女。奢。或作都。故以為鄭之美人。媒
母。醜婦也。楚辭注云。黃帝妻。曷。惟其同。言舉世

春秋二字或
因下文衍

皆然也。朱子謂此言衰亂之極。人懷私意。乖異
反易。至於如此。故呼天而問之曰。何為而可使
之同乎。同則合乎天理之公。是非善惡。皆當於
理。而天下治矣。明天意悔禍。則轉禍為福。撥亂
反正。不難也。瘵。病也。言天
理甚明。如是者必有患禍

虞卿謂春申君曰。臣聞之春秋。於安思危。危則慮
安。今楚王春秋高矣。而君之封地。不可不早定也。
為主君慮封者。莫如遠楚。秦孝公封商君。孝公死。
而後王不免殺之。秦惠王封冉子。惠王死。而後王
奪之。公孫鞅。功臣也。冉子。親姻也。然而不免奪死
者。封近故也。太公望封於齊。邵公奭封於燕。為其

後王之王補

軍元作君

遠王室矣。今燕之罪大而趙怨深，故君不如北兵以德趙，踐亂燕以定身封。此百代之一時也。君曰：所道攻燕，非齊則魏。魏齊新怨楚，楚軍雖欲攻燕，將道何哉？對曰：請令魏王可。君曰：何如？對曰：臣請到魏而使，所以信之。迺謂魏王曰：夫楚亦強大矣，天下無敵，乃且攻燕。魏王曰：鄉也。子云天下無敵，今也。子云乃且攻燕者，何也？對曰：今謂馬多力則有矣，若曰勝千鈞則不然者，何也？夫千鈞非馬之任也，今謂楚強大則有矣，若越趙魏而鬪兵於燕，

魏王曰以下
脫簡衍在前
章今補於此

勁快

哉元作我

則豈楚之任也哉？非楚之任而楚為之，是敝楚也。敝楚是強魏也，其於王執便也。

冉子穰侯也。猶齊曰嬰子文子。踐踐奄之踐。所道取道也。可言聽其道魏也。使所以信之為所可信者。

或謂楚王曰：臣聞從者欲合天下以朝大王，臣願大王聽之也。夫因誦屈為信申，奮患有成，勇者義之攝禍為福，裁少為多，智者官之，夫報報之反，墨墨之化，唯大君能之。禍與福相貫，生與亡為鄰，不偏於死，不偏於生，不足以載大名，無所寇艾，不足以橫

以隱語模樣
生消處亦有
態然不為甚
江

橫人元作橫
入唐順之曰
宜作橫人

世。夫秦捐德絕命之日久矣。而天下不知。今夫橫人。噤口利機。上干主心。下牟百姓。公舉而私取利。是以國權輕於鴻毛。而積禍重於丘山。

義之謂制其宜也。官之謂主其事也。報猶反也。墨默同。報報之反。反覆相尋。墨墨之化。變化無形。惟大君能之者。言其轉旋變化之妙。又非勇智者所可及也。新序。晉平公謂師曠。甚矣子之墨墨也。曠曰。天下有五墨墨。商君傳。殷紂墨墨以亡。竇嬰傳。墨墨不得意。皆同此字。義或有異。貫猶通也。偏猶專也。死謂患難。偏於生。專於衛生。如兩臂重於天下者。載承也。不專一於致死。不專一於求生者。不足以承大名也。寇外兵。艾已所懲創。橫世橫行於世也。噤。食貌。利機者。利其發動之機。牟。取也。

奇事

天下合從。趙使魏加見楚春申君曰。君有將乎。曰。有矣。僕欲將臨武君。魏加曰。臣少之時好射。臣願以射譬之。可乎。春申君曰。可。加曰。異日者。更羸與魏王處京臺之下。仰見飛鳥。更羸謂魏王曰。臣為君引弓。虛發而下鳥。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可有間。鴈從東方來。更盈以虛發而下之。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此孽也。王曰。先生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而鳴悲。飛徐者。故瘡痛也。鳴悲者。久失羣也。故瘡未息而驚心未去也。聞弦

木去一本未
忘

姚及一本無者字烈作引

姚云問一作問

蹇元作憊字書無憊字

者音烈而高飛故瘡隕也。今臨武君嘗為秦孽不可為拒秦之將也。

孽也者謂隱痛於身。如孽子也。瘡隕以瘡痛而墜也。嘗為秦孽蓋嘗敗於秦。

汗明見春申君。候問三月而後得見。談卒。春申君大說之。汗明欲復談。春申君曰：「僕已知先生。先生大息矣。汗明蹇焉曰：「明願有問君而恐固不審君之聖孰與堯也。春申君曰：「先生過矣。臣何足以當堯。汗明曰：「然則君料臣孰與舜。春申君曰：「先生即舜也。汗明曰：「不然。臣請為君終言之。君之賢實不

昌黎為人求薦應科目時與人兩書皆本此此鋪張有華彼古簡有致若以文論還昌黎為勝

鹽元作檻

汗一作汗

外阪姚本中阪負棘姚本負棘

此聲字衍

如堯臣之能不及舜。夫以賢舜事聖堯。三年而後乃相知也。今君一旦而知臣。是君聖於堯而臣賢於舜也。春申君曰：「善。召門吏為汗先生著客籍。五日一見汗明。曰：「君亦聞驥乎。夫驥之齒至矣。服鹽車而上太行。蹄申膝折。尾湛^沈附^膚潰。漉^漉汗灑地。白汗交流。外阪遷延。負棘而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羃之。驥於是俛而噴。仰而鳴。聲達於天。若出金石聲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己也。今僕之不肖。阨於州部。掘穴窮巷。沈洿鄙俗之日

高鳴一作長鳴

久矣。君獨無意。湔祓僕使得為君。高鳴屈於梁乎。
大息異於小休。固固陋也。著客籍著其名於賓客之籍。齒至言可以服乘之時也。服在車前。湛沈同。白汗不緣暑而汗也。負所載也。棘言步蹇。湔手浣也。祓去惡也。高鳴屈於梁聲已之屈也。疑明嘗困於梁者。

為法

戰國文多輕俊此章獨蒼勁朴直便是更漢正始

楚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求婦人宜子者進之。甚眾。卒無子。趙人李園持其女弟欲進之。楚王聞其不宜子。恐又無寵。李園求事春申君為舍人。已而謁歸。故失期。還謁春申君。問狀。對曰。齊王遣使求臣女弟。與其使者飲。故失期。春申君曰。聘入乎。

但只據情事直說而矯健不倫有捕龍蛇之勢如此文機真不可捉摸

對曰。未也。春申君曰。可得見乎。曰。可。於是園乃進其女弟。即幸於春申君。知其有身。園乃與其女弟謀。園女弟承間說春申君曰。楚王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今君相楚王二十餘年。而王無子。即百歲後。將更立兄弟。即楚王更立彼。亦各貴其所親。君又安得長有寵乎。非徒然也。君用事久。多失禮於王。兄弟兄弟誠立禍。且及身。奈何以保。柑印江東之封乎。今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之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而進。妾於楚王。王必幸妾。妾賴天

心恐故易動

借夫有未英
之謀而不能
用何必珠履
其容為
奇

而有男則是君之子為王也。楚國封盡可得孰與其臨不測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乃出園女弟謹舍而言之。楚王楚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為太子。以李園女弟立為王后。楚王貴李園李園用事李園既入其女弟為王后子為太子恐春申君語泄而益驕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而國人頗有知之者。春申君相楚二十五年考烈王病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無妄之福又有無妄之禍。今君處無妄之世以事無妄之主安不有無妄之人。

調法亦與前同

王之舅史作
君之仇索隱
曰言園為春
申之仇與此
異

乎。春申君曰何謂無妄之福。曰君相楚二十餘年矣。雖名為相國實楚王也。五子皆相諸侯今王疾甚旦暮且崩太子衰弱疾而不起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當國如伊尹周公王長而反政不即遂南面稱孤因而有楚國此所謂無妄之福也。春申君曰何謂無妄之禍。曰李園不治國王之舅也不為兵將而陰養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崩李園必先入據本議制斷君命秉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無妄之禍也。春申君曰何謂無妄之人。曰君先仕臣

劉玉篇作劉
尺庸及刺也
色態全在劉
其胸三字上
此史記所無
意驕故難入

細玩此章與
史記春申傳
全同但略多
數句或即子
政摘取史記
入此亦未可
知

史記上著秦
王趙政立下
著秦相呂不
韋廢蓋取諸
此

爲郎中君王崩李園先入臣請爲君剗其胷殺之
此所謂無妄之人也春申君曰先生置之勿復言
也李園軟弱人也僕又善之又何至此朱英恐乃
亡去後十七日楚考烈王崩李園果先入置死士
止於棘門之內春申君後入止棘門園死士夾刺
春申君斬其頭投之棘門外於是使吏盡滅春申
君之家而李園女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
所生子者遂立爲楚幽王也是歲秦始皇立九年
矣嫪毐亦爲亂於秦覺夷三族而呂不韋廢

無妄言可必也。朱子解易無妄云。史作無望。謂
無所期望而有得焉者。義亦通。不治國言非將
相也。據本議言不移議。欲殺春申也。一本
據本句。據根本之地。擬議主斷君命也。

史疾爲韓使楚楚王問曰客何方所循曰治列子

^御圍寇之言曰何貴曰貴正王曰正亦可爲國乎曰

可王曰楚國多盜正可以圍盜乎曰可曰以正圍

盜奈何頃間有鵲止於屋上者曰請問楚人謂之

何王曰謂之鵲謂之烏可乎曰不可曰今王之國

有柱國令尹司馬典令其任官置吏必曰廉潔勝

任今盜賊公行而弗能禁也此烏不爲烏鵲不爲

陡問奇

意巧

鵲也。

方術也。○近本多附史記楚人以弋對頃襄王一章於卷末。元本無之。故不錄。

烏程閔齊伋遇五父裁注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王曰' and '五父']

鶴

方術也。○近本多用。○此是。人。以。其。對。頭。裏。王。一。章。於。卷。天。天。木。無。之。於。其。對。頭。

鳥程閣東似過五父後注

